

# 淺說梵唄的聲樂藝術價值及其展望

陳毅民

佛教是以「緣起性空」為中心思想的。故太虛法師有云：「象緣所成，自無實體，無實體故，曰自性空。」又云：「象緣成故，一一皆為主伴而得存立，無內無外，無始無終，遂解除害他兼害的殘殺死亡行為，才得到利他兼利的美滿生活。」像這「般若」的無上睿智，以平等、慈悲去影響眾生，開導眾生，人人若能作如是想、如是行，則佛化人間，不難由茲實現。

我國「樂記」曾謂：「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；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，感於物而動，故形於聲，聲相應，故生變，變成方謂之音，音而樂之……樂者音之所由生也，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，是故其哀心感者，其聲噍以殺；其樂心感者，其聲嘽以緩；其喜心感者，其聲發以散；其怒心感者，其聲粗以厲；其敬心感者，其聲直以廉，其愛心感者，其聲和以柔，六者非性也，感於物而後動。」又說：「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是故，治世之音，安以樂……亂世之音，怨以怒……亡國之音，哀以思。」由上說看來，傳統音樂，每每與「政治」有關，與「禮」相結合，與「文字」相結合。故又云「樂者，通倫理者也。是故審聲以知音，審音以知樂，審樂以知政，而治道滿美。」佛教音樂亦復如此，更離不開傳統窠臼而維持着良好而密切的關係。往昔音樂家不談創作則已，要創作，則須先奉之為圭臬，一點也不敢逾越，恐遭非議。這當然和音樂家那時候沒有獲得相當的地位有關。

音樂之被佛教作為傳教工具是必然的。故佛教的梵唄，也就成為弘揚佛法的重要利器。所謂「梵唄」，就是中國佛教聲樂的專用名詞。高僧傳經師篇論曰：「天竺方俗，凡歌詠法言，皆稱為唄，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，讚則號為梵

唄。」

聲樂之能普獲接受而能大行其道；因傳統音樂始終無法突破抄寫冗繁的文字記譜法，加以各地方言繁雜，從前的交通不便，往往為了採購一件樂器或零件，勞師動眾，荒廢不少時日才採辦到。倒不如歌樂的便利，且學習時間較短，嘴張聲隨，無分男女老幼，多半能藉詞之助而會曲意，我國方言固多，所幸文字尚稱統一；梵唄也在這種有利的情勢中，像春風中的野草，到處衍生發展，頗有和祭祠字廟用的「雅樂」，與宮廷飲宴用的「清樂」、「燕樂」及民間流行的「胡樂」、「俗樂」等分庭抗禮。其間晨昏課中，時而轉讀，時而唱導，時而梵唄，交相發揮，以定方心，使禮佛信眾，更加虔誠、篤敬而專一；的確，梵唄扮演著極關重要的角色，以達到「聲教」傳播教義的崇高使命。

梵唄因師承傳統歌樂的脚步走，經偈讚頌用詞，多係用來讚頌佛的功德，和雅樂、清樂、燕樂不甚相同，用字審慎而真摯；故曲調流暢而不輕率，就有活潑尚具莊重，再配上木魚、磬、鐘、鼓、笙諸類樂器，着實高雅而脫俗，實非一般世俗音樂所能望其項背，而歌聲的悠揚，樂音誠摯，足以發心起信，堅固信根，而聆者更有繞樑三日之感。台灣之能有佛教信徒不下千萬，這不能說不歸功於梵唄聲教的關係。

有人說佛教不太重視音樂，是毫無根據的。佛教重視音樂的潛力和傳播功能，由此而領悟佛曲的愉悅及經偈的真義。本來年邁老人家作歌是力不從心的，但發現了梵唄的怡情悅性就可「廢寢忘食」的去學習它，它甚至還能治愈一些奇難雜症，這股神奇的力量，確是不可思議的。

平日的早晚課時，必先唱讚偈，有時一唱就一個多小時以上，聲勢始終如一，歌聲實在莊嚴，幽雅而和平，溫厚而樸素。梵唄的奧妙處更是急而不紊、慢而不呆、高而不亢、低而不閉，讓

人萬唱不膩，千聽不厭；常常歌誦，可除煩惱，增加信仰。

本來雅樂都喜用拖音法，使曲趣更其穩定、莊穆、安詳而典雅。而俗樂則較喜用轉腔法，像崑曲、皮黃、秦腔多愛採用，來配合劇情的需要和發展，筆者在前文曾提及現下的梵唄並非古老留傳下來的佛曲遺產，一直受着當時音樂潮流的影響，除了胡樂和俗樂外，它都能予以吸收、溶合而又自成一格，很謹慎的「去蕪存菁」給予過濾和消化，這是很正常的必然現象，也是很自然的趨勢；像民初弘一法師所倡導的新佛曲，又比以前的梵唄邁進一大步，他大胆的採用西洋的旋法及和聲，並配以西洋樂器（鋼琴）伴奏，開風氣之先河，給佛曲披上現代新音樂的華衣，着實難得，以後的樂家才敢羣相效尤。倘運用得法，一樣能收到弘法的功能。然切切不可忘了加入各式的木魚、鈴、磬、鐺、鐘、鼓，甚至笙、笛之類的佛曲傳統樂器，來保存梵唄的原有風格。如果要想達到相當水準和理想，都要經過若干時日的試奏，才可用作推廣之用的。

原先的轉讀、唱導、梵唄，都是給晨昏課時禮佛用的，人數則三數不等以至數十百人，法會人數就更多了。這無非用來在慶典上用的。並非用來作表演的，現在時代已步入工業社會，商工發達，交通稱便，人民收入較豐，音響設備有驚人的進步和考究。爲了爭取和迎合教外人士對佛教的認識及瞭解，應該創作些新的梵唄，來配合時代的需求，並作有計劃的定期性的公開演唱。佛教徒應該全力在支援它、協助它，使它能在有利的情況下，播種、發芽、紮根、開花、結果。猶其佛教學校的音樂教育，早已脫節，如何做好這銜接工作，是極其要緊的，我們可以三頭並進——創作、訓練（教唱）演唱分別進行。新梵唄的創作，要集中全力去做好它，完成它，使學校和合唱團都能不斷的唱到新的、好的佛曲，教唱、演唱就比較容易得多。故新佛曲的徵求，優秀作曲家的羅致，和新秀的培養，都是刻不容緩的。致於新佛詞的蒐集與創作，也應慎密的配合好，這些看似簡單的事情，其

實都要合作無間才可以功德圓滿。關於原有梵唄，更應作有計劃的保存和發揚，它是無價之寶，切勿輕視它，不知耗了前賢的多少心血才譜出來的。因我國文字記譜法，弊多於利，以往都是口授的多，要保其真粹，可做史惟亮到全台搜集民歌一般，專向老一輩的長老處去着手錄音，才比較可靠。致於同一經偈禮讚，前後中間都稍有出入，都無關重要的，留後再由專家去統一，甚至就讓它像國劇的梅派、荀派各異其趣，任君選擇，目前的首務，是量的不斷增加，來符合智識青年學生的要求。

梵唄與傳統音樂一直是形影不離的，它特別講究聲韻，曲曲一氣呵成，從無裝腔作態，無病呻吟的毛病，就是欠缺了和聲，一樣無損於曲情的優美，反而形成佛教音樂的重要特色，就在世界樂壇上，也自成一格，且影響了亞洲許多佛教國家，尤以日、韓、越、泰爲最。是故它之摒棄立體的和聲，當時只用來便利信衆的修行；它並沒像西洋音樂蓄意將音樂帶入「美」的藝術境地。況我國一向對「藝術」的看法、詮釋，僅及於「技術」程度罷了，當然不及西洋對它認真而深澈。梵唄之不甚重視立體感的和聲，可能和戲劇有相當關連和影響的；因傳統音樂的曲調，實在太優美了，使有些方家也祇好知難却步而改爲填詞算了。曾聽到過年已古稀的長老的吟唱，真是「金聲玉應」的聲勢非凡，妙不可喻！有些力主西化的人硬是戴上有色眼鏡，故意非難，主要還是抗拒它、鄙視它而不肯作深入去研析它，這是很遺憾的，當你接觸久了，就有如細嚼橄欖一般，越嚼越覺芬芳有味的，這都要身歷其境才能感受的。故梵唄始終是跟隨着傳統音樂的路上走的，至今還沒改變過來。不像西洋音樂抹去了和聲，就了無生氣，奄奄一息，聽來就沒精打彩了。因爲方向不同，欣賞對象也異，利弊互見而見仁見智的。蓋西洋音樂重視個人創作，拚命求新求變，有些流行未幾，即棄而不用，使作曲素材日見枯竭，形成重大浪費，歐西作曲家乃羣相吸取梵唄及傳統音樂的資料，使之身价百倍，故趨之者若鶩，漸漸爲行家所再認識。像新派作曲家會吸取梵唄的精神，而譜成純器樂曲而介紹到世界各國去演奏，普獲好評。

（未完待續）